



电 影 故 事

光明照到高地村

列别列赫特原著 李正倫改写

通俗文艺出版社

一九四四年九月，蘇聯紅軍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侵入愛沙尼亞（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的德國鬼子。德國鬼子抵抗不住蘇聯紅軍強大的攻勢，從各個戰線上象喪家狗一樣敗退下去。高地村附近，炮火連天，公路兩旁被大炮打折了的樹木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到處都是敵人丟下來的鋼盔、武器和打壞了的大炮、軍用卡車。

高地村有一個地主，名叫顧維斯，當希特勒軍隊占領愛沙尼亞的時候，他就投降了，並且當了一名軍官。現在眼看德國鬼子就要完蛋了，他就離開德國鬼子的軍隊，冒着怕被槍斃的危險跑回家去想辦法。他跑到家裏，爸爸顧維斯早已逃走，家裏只剩下一個眼睛快要瞎了的老長工沙姆。顧維斯一進屋，趕緊拉上簾子，脫下軍裝換上便衣，對沙姆說：“你快給我弄點吃的吧！紅軍來過沒有？”

沙姆說：“昨天他們一個軍官到這兒歇過

脚。他对我說，新政府不久就要成立了，窮人都要翻身。东家，你知道真有这么一回事嗎？”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老家伙，赶快把我的軍装燒了！”顧維斯生气地說完，就把脫下來的軍装扔在爐子旁边。老沙姆拿着盤子走到爐子跟前，被軍衣絆了一下，打碎了一个盤子。顧維斯說：“老家伙，你的眼睛瞎啦？”

“东家，我的眼睛不好使啦，从去年夏天麥子灌漿的时候起，就一天不如一天。現在只能看見点兒灯亮。听說城里有位大夫，治眼睛很拿



手，我想治治眼睛，可是手里一个錢也沒有。我在这兒干了十一年活，老东家一个錢也沒給。”顧維斯狡猾地說：“不会吧，那一定是事情多忘啦。好吧，这些錢都給你，大概够你治眼睛的了。來，再給你一捆。这回总不欠你的工錢啦。你好好地看家吧！”

顧維斯看着老头子可欺，把眼看就要停止使用的德國軍用馬克(紙幣)給了他几捆，就算还清了他的工錢。

二

衛國战争結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战士龍格复員回到他的家鄉高地村。龍格是个体格健壯，濃眉大眼的小伙子。从小就給地主做雇工，肯帮助别人。他在顧維斯家当長工时，因为顧維斯欺侮老沙姆，就和顧維斯打了一架，結果被顧維斯赶出大門。几年來战争的鍛鍊和部隊的教育，使龍格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

龍格回到家鄉，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他也很关心过去和他一起同受苦难的弟兄們。这一天，他特地到大家經常聚会的鉄工作坊去看望

老朋友們。

正当大家談得起勁的時候，黨支部書記穆里來了。龍格的老朋友席明道看見穆里，就嚷着說：“穆里同志，你知道誰來了嗎？咱們的英雄，身上戴了好多勳章的龍格回來了。”

“啊，这不就是跟地主顧維斯打過架的那個龍格嗎？這太好了。我早聽說過。我叫穆里。”

“穆里？參加過愛沙尼亞軍團？”

原來兩人雖然彼此沒有見過面，可是一提起名字誰都知道誰。大家碰在一起都非常高興。

在這裡，龍格還遇見了以前的女朋友艾諾。艾諾是個又聰明又美麗的姑娘。她和她爸爸不一樣，她愛和翻身戶在一起，也願意幫助他們做些事情。她爸爸瓦奧是中農，為人耿直倔強，對於農業也很有研究。但是認不出好人和坏人。他把地主卡馬爾當作好朋友看待。

卡馬爾外表上裝得很老實，實際上是個特務。自村里建立了黨支部，積極地展開了活動，一些翻身戶都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以後，他就更加仇視黨支部的活動了。他時時刻刻都在想辦法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翻身戶和中農之間的關係。他把德寇的走狗、他的干兒子顧維斯掩

藏起來，企圖等待機會來破壞蘇維埃政權。現在他看到龍格回來了，黨支部書記穆里又多了一個有力的幫手，心里更是焦急。他知道龍格和艾諾很要好。龍格回來後，一定會很快地和艾諾結婚。為了破壞中農瓦奧和翻身戶之間的關係，他打算首先想辦法拉攏龍格，如果不成功，那就設法挑撥離間龍格和瓦奧的關係，他想先從龍格和艾諾的婚姻問題上下手。所以他就時常到瓦奧家去串門，說一些龍格的壞話，並暗中留意龍格的動靜。

龍格和艾諾決定要結婚了，龍格去看望艾諾的爸爸瓦奧，商量和他的女兒結婚的事情。艾諾的兩個妹妹和媽媽都喜欢龍格，她媽媽認為自己的女兒有眼光，找了一個好對象。說實在的，就是瓦奧自己，對於龍格也挑不出什麼毛病來，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龍格跟瓦奧一見面，先談了一些家常話。瓦奧把自己新近研究出來的土豆的優良品種拿給龍格看，龍格看了非常高興。這時，特務分子卡馬爾趕來了。

他端着個啤酒杯，假裝十分高興的樣子對瓦奧說：“恭喜你，瓦奧！恭喜你能有龍格這樣好

的女婿。这以后，我們大家可以說是一家人啦！”

他唾沫四濺地說着，然后轉過身來指手划脚地对龍格說：“我們一定幫你的忙，我們給你安家立業。你自己也明白，除了我們，沒有人幫助你！我們本來都是勞動人民。當然啦，今天我幫你的忙，日后你再幫我。”

他覺得自己這番話滿能打動龍格的心，說到这里略微停了一停，他以為瓦奧會同意他這種說法，就以試探的口氣問瓦奧：“大哥，你說，我這話不假吧？”然后又對龍格說：“至于你現在結婚的問題，我們准給你辦得很漂亮，大熱鬧三天。你是我們村里頂能干的青年，我們准叫你一切都說得過去。”

說到这里，他把酒杯往前推了推，向龍格讓酒，嘴里直說：“喝吧，喝吧！”

龍格警惕性很高，一开头就听出來卡馬尔这家伙是話里有話，不过因为是在瓦奧家里沒有立刻發火，一直等他把話說完，才毫不留情地揭开了他这套鬼把戲：“我要是真正餓得要死的話，我看你連一点面包渣也不会給我。我知道你要幫我的忙是沒怀好意。你剛才說的那些話，我

也很清楚。我明白你拉攏我是什么目的！”

卡馬尔碰了一鼻子灰，只好支支吾吾地說：“你这是誤会我了，龍格！喝酒吧！”

龍格再也压不住怒火，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說：“告訴你卡馬尔，我早就把你看透了，我不能和你用一个酒杯喝酒！”

龍格这最后几句话簡直是用吵架的声調說的。瓦奥不考慮卡馬尔說这些話的用意是什么，龍格該不該拒絕，而只是觉得龍格在他的家里当着他的面，竟这样使卡馬尔下不了台，等于侮辱了自己，就不高兴地說：“無論是誰，要是拒絕和我親爱的朋友用一个酒杯喝酒，也就不能跟我喝酒。想娶老婆你另找地方吧！”

正在生气的龍格，一看瓦奥这样糊塗，竟站在卡馬尔一边說話，一时竟压不住怒火，大声地說：“用不着到别处去找，告訴你……”

瓦奥听了大怒，不等龍格說完，就接着說：“你住嘴！我們想要帮助你成家立業，你竟不識好歹，出口伤人。他是咱們这村最誠实的庄稼人，他誠心帮助你把日子过起来，你倒把人家罵了一頓。不行，我的女兒不能嫁給你。”

龍格听不下去了，气呼呼地穿起大衣就往

外走。艾諾在外間屋里早就听了个一清二楚。她听她父親这样糊塗跟龍格大吵大嚷，心里很难过，生怕因此影响到他俩的結婚，她就赶紧跑到院子里大樹下等龍格。她伤心地对龍格說：“龍格，你要是沒变心，那么，咱們还是結婚。”龍格安慰她說：“你不要难过。我并不是想同你父親吵嘴。卡馬尔这个人坏透了，我实在是討厭他。”

尽管瓦奥不答应他女兒和龍格結婚，但是他却作不了主，艾諾仍然和龍格結了婚。俩人住在村政府分配給他們的村东头那座房子里。房



子在高崗上，地方相当偏僻，独門独戶，院子里有一間大板棚子，还有一口干涸的井。房子虽然破旧了些，但艾諾收拾得非常干淨。兩口子按照計劃安排了共同的生活，一面劳动一面學習，生活非常美滿。

三

播种的季節到了，政府为了幫助農民及时播种，把一些私人所有的拖拉机，連同技術人員都組織起來了。分配到高地村的是一个名叫姜德的拖拉机手，和他的拖拉机。姜德名义上是拖拉机手，实际上是一个特务。他一到高地村，就和卡馬尔取得联系。他拿出一大堆假證件來欺騙大家，并親熱地对老鄉們說：“諸位老鄉，我叫姜德，拖拉机手，機械工人。我是到這兒來工作的。我想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我要大力帮助大家搞好春耕工作。”

大家为了尊敬这位拖拉机手，把他安置到顧維斯的房子里，老鄉們熱情地幫助他搬家。席明道尔一向对机器很感兴趣，一看见拖拉机，就忍不住問：“同志，我請問你，这个拖拉机是什么牌子啊？”

“啊，牌子嗎？哈哈，不知道，我是配螺絲配零件費好大勁湊起來的。敵人把它扔在河溝子里，上滿了鏽，我把它修理好的。現在可以說這架拖拉機完全可用。當然啦，在今天它首先要為貧雇農服務。你們這個村子誰最窮呢？”

來看拖拉機的不僅是過去的貧雇農，瓦奧和卡馬爾也都來了。卡馬爾讓羅吉首先去報名。羅吉是他家的雇工，卡馬爾為了利用羅吉，也知道自己的土地不久就要分掉，就送給羅吉一塊地，一头牛，一間房子，說幫助羅吉在秋後能和她愛人席明道爾結婚。羅吉是一個忠厚善良的姑娘，她完全相信卡馬爾是誠意幫助自己。所以卡馬爾要她首先去報名耕地，她就向姜德面前走去。

姜德早就從卡馬爾那里曉得羅吉，他一看羅吉走上前來，就假裝非常同情地說：“啊，如果她是這村子里最窮的人，我非常同情。從明天起，我就先給她耕地。”

“我認為她還不需要誰來同情，不需要誰對她發慈悲。”龍格聽這家伙說的話，越聽越不順耳，立刻嚴肅地給他一個小小的警告。

黨支部書記穆里說：“為了正確地掌握全面

情况，要选出一个机耕管理委员会来统一调配，拖拉机手不能随便出主意给谁工作。”他接着就向大家宣布了拖拉机的管理办法。

“我非常同意这种作法，既合理，又公正。”
姜德无可奈何地随声附和着。

姜德搬进顾维斯的房子后，就不用老沙姆看房子了。老沙姆自从知道顾维斯给他的那一堆纸币是已停止使用的德国军用马克以后，非常气愤，也认清了顾维斯的真面目。这时，穆里已替沙姆在城里接洽好免费治疗眼睛的医院，并亲自把沙姆送进城去治疗。穆里临走时，偷偷地嘱咐杨双，叫他留心这位拖拉机手的行动。杨双听了这话，惊奇地说：“听你这话，好像有些不信任他似的，他手里可有相当的证明文件啊。”

穆里说：“他手里的证明文件有些太多啦。”

照机耕管委会的计划，拖拉机第二天去耕罗吉的地。罗吉在头天晚上就把饭作出来了。她为了感谢拖拉机手，特意煮了一只鸡，打了一瓶酒，把饭菜收拾妥当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地里去等拖拉机。她在地里等了半天，也不见拖拉机开来。一直等到天快晌午了，才见姜德慢慢地把拖拉机开来。罗吉连忙迎上去，姜

德跳下拖拉机，親切地对罗吉說：“拖拉机坏了个零件，为了配这个零件，我跑了半天。噢，你还給我预备了早飯，还有一瓶酒。你太費心啦，只有劳动人民才能互相了解。你說对嗎？”

他連吃帶喝，吃完喝足之后，才給罗吉耕地。虽然这样，忠厚的罗吉还蒙在鼓里，流着眼泪感激姜德的帮助。她不知道姜德是有意來迟了的。地耕好时，姜德告訴她，要她告訴龍格，明天耕龍格的地，叫龍格多预备一些汽油。

第二天，龍格和艾諾很早就起來等待拖拉机來耕他們的地，可是从天朦朧亮，一直等到太陽老高，連拖拉机的影子也看不見。兩口子三番五次地跑到門口站着張望。

又等了好久，才聽見远处傳來了拖拉机的轟隆轟隆的声音。艾諾和龍格趕緊跑到門口去探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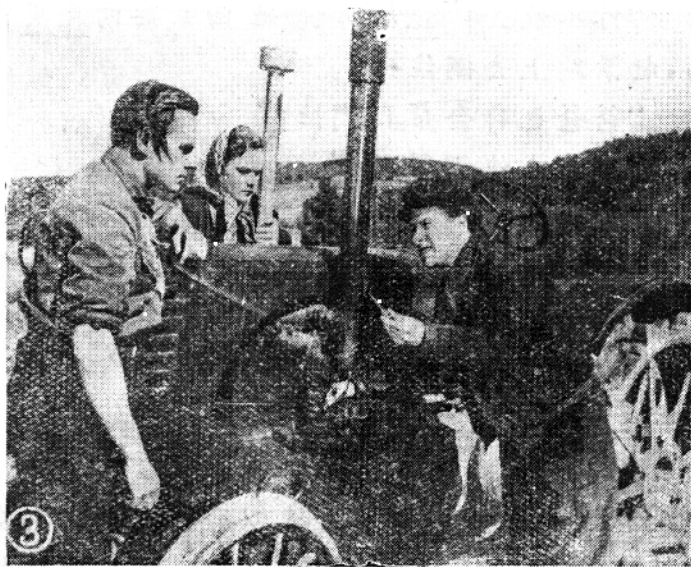
他們站在門口高处，看見坡下老远的地方，姜德駕着拖拉机向龍格的房子这边开了過來。但是，拖拉机快开到上坡的地方时，却突然停了下來。姜德从駕駛台上跳下，把拖拉机的机器盖子掀开，从机器上拿下一个零件來，然后从兜里掏出一个零件，把兩個零件放在手里比量了一

下，再把从兜里掏出来的那个换上去。

龍格和艾諾一看拖拉机快开到自己家門口的时候，忽然停下了，心里一驚，赶紧跑了过去，担心地問：“坏了么？”

“糟糕啊，親爱的同志，这可太嚴重啦。你瞧，这个零件坏啦。这个机器是零配的，是战利品，这样的零件不容易找。”姜德故意装作很为难，而且是很着急的样子，指着换了零件的那部分向龍格兩口子解釋着。

拖拉机坏了，不但不能耕地，姜德还要求弄



几匹馬把它拉回去。

艾諾望着走开的姜德的背影，又是着急又是气愤，着急的是春耕眼看要耽误；气愤的是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它却坏了。看起来拖拉机是指望不上了。

她站在那里一声不响地想了一想，然后扭头就走。

“往哪里去？”龍格问她。

“我去找我爸爸借几匹馬。”艾諾一边说一边向前走去。

“你不能去！”龍格听说她回家要向瓦奥借馬，赶紧跑上去拦住她。

“爸爸也许会帮我们忙！”

“不能求他们帮助！”

“为什么？”

龍格坚决地说：“他们正在等着我们向他们弯腰低头，正盼望我们完全失败呢！你懂吗？他们很固执，可我也不是容易屈服的人！”

四

穆里把老沙姆送进医院以后，就到区委会去开会。在区里穆里得到楊双的电话，知道拖拉

机老出毛病，已影响了春耕。穆里就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区委劳德。劳德马上答应撮给他们马匹，决不能叫老鄉們耽誤了春耕。

穆里开好会后，就和劳德到縣委会去，他們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要向縣委报告：那就是穆里曾兩次接到上面寫着：“趁你还活着，赶紧离开此地。”的恐嚇信。

縣委仔細地反复地察看了穆里交給他的那張紙条后，就問穆里說：“你得到第一張紙条是在什么时候？”

穆里說：“和老鄉們談了農業必須集体化的問題以后。”

縣委稍微思索了一下，对劳德和穆里說：“很清楚，穆里剛談过了集体農庄生活的优越性，就發現这种紙条，这是階級敌人的陰謀活动。”

“我們也不是胆小鬼。”劳德在旁边补充了一句。

“当然啦！这吓唬不住誰。”穆里也很堅定地說。

縣委走到他倆跟前問：“現在高地村的情况怎么样？”

穆里告訴他高地村的老鄉們，自听了農業集体化的报告后，情緒很高，正嚷着要弄干泥塘。原來高地村有一大片沒有主的泥塘，在解放前，就有老鄉打算从泥塘边上开出一點兒地來种种，好多打点粮食。那时候，一家一戶單干，个人的力量有限，往往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好不容易弄干一小塊地，种上大麥，可是一下雨，泥塘漲水，弄出來的地又給淹了。虽然这样，有的人还是不死心，老鄉普里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年年挖泥塘，年年挨水淹。現在要开始搞農業集体化了，大家知道，这一下力量可就大多了，別說是泥塘，就是一座山，也有力量把它挪开。因此，当穆里向大家一談集体化之后，大家馬上就想起來怎样对付这片泥塘，要使泥塘变成括金板。这几天大家都在嚷着要开泥塘。

縣委一听穆里說大家正嚷着要弄干泥塘，就很兴奋地对他倆說：“老鄉們的主張正是时候。老鄉們要想弄干泥塘已經有几百年了，但是一直沒有做到。現在農業走向集体化，要發揮集体的力量，正應該从弄干泥塘下手。这样就更能証实集体化和農民是血肉相关的。好吧，我祝你們成功！”